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10039275

10位ISBN编号：7010039275

出版时间：2003-10

出版社：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刘文英,曹田玉

页数：79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前言

自序我对梦的关注，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。那时候我在从事一项专题研究，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。由于要考察意识观念的起源和中国历代的意识理论，常常涉及到梦的问题，于是发现很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材料，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。1983年，我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发表了一篇论文《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》，立即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。关于中国古代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，我抱着一种解读的态度，决心要破解占梦之谜。关于中国古代对于梦的探索与研究，我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。我要具体看看，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，我们的祖先到底怎样看待人类自身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，先辈们到底提出了哪些看法、哪些观点。我发现，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。先辈们有不少精彩的论断，现代的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知，现代的西方学者更是完全无知。1985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》一书，我在其中安排了一章《关于梦的认识与探索》，对有些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。但是，关于梦的材料实在太多了。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，计划从事一项以梦为中心的更深入的专题研究，并打算撰写一部专著。1987年4月，美国阿拉巴契大学琼·沃尔沃斯(Jean Woolworth)教授看到我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上的那篇论文，突然来信，说她和她的同事“非常欣赏”，并于同年7月亲自来访。她的来信和来访，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。1989年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郑文林先生的关怀下，在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生平先生的支持下《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——中国古代宗教、哲学与科学的一个侧面》一书问世，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德国汉学家施瓦兹(Ernst Schwarz)大概是看到此书的第一个外国朋友，他告诉我，“中国人了不起”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来信热烈祝贺，报刊媒介书评很多。后来该书相继出版了中文繁体本、韩文本、英文本、日文本、巴黎大学汉学家桀溺(Jean-Pierre Dieny)教授，特别建议他的一位学生到中国来访问。美国心理学家杰·泰勒(Jeremy Taylor)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。此书还有一些副产品，那就是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古代的梦书》和1993年《神州文化集成》中的《星占与梦占》。1998年，我将10年前提出的“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”，进行了系统的论证，由雨升大芋出版社推出《精神系统与新梦说》。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考察，该书的重点则在于理论的阐释。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作，是我以往工作的继续，但眼界有很大不同，视域有很大不同。这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梦的有关问题，并把视域从梦文化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。本书上编考察梦的迷信，中编考察梦的探索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研究，而是把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都看做是特殊的文化历史现象。这两种文化现象，共同构成中国梦文化的中心，并分别代表性质的两个方面与两条线索。但是，中国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，不仅具有自己固有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，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宗教、哲学、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有明显的不同。它不是以一种“凝聚态”的形式存在、活动与演变，而是以一种“发散态”的形式存在、活动与演变。梦文化的这种“发散态”的形式，较其他“凝聚态”的精神文化，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。由于梦的主体、梦文化的主体同时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主体，这种渗透与作用是如此方便与自然，几乎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、各个环节、各个角落，都能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。所以本书下编的分量很大，依次考察了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、梦与中国古代宗教、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、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医学、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、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、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梦与梦文化为基本线索，在中国文化网络中上下穿梭、左右驰骋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，本书上编、中编的有关内容，在我们以前的著作中虽然多少能够看到一些轮廓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更新和很多的补充。而下编的有关内容，在以前的著作中，最多只能找到一些线索，基本上是全新的。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内容概要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上编的重点是，中国古代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，历代占梦书的流传与考证，种种占梦术的秘密。过去我们没有直接看到《梦林玄解》一书，《梦与中国文化》根据《梦林玄解》补充了占梦书的一些新类型和占梦术的一些新方法。

中编的重点是，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历程，历代有价值的梦说或梦论，关于梦的种种分类。

下编的重点是，梦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、各个层面的影响。

书籍目录

自序

绪论 从梦的体验到梦的文化

- 一、梦体验的奇特性和复杂性
- 二、梦文化的复杂性
- 三、梦与中国文化的视域

上编 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

- 一、梦魂观念中的连环解释
- 二、梦兆迷信与占梦的产生
- 三、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
- 四、占梦的理论化与理论家
- 五、历代占梦书的流传
- 六、占梦之术揭秘
- 七、梦之吉凶与占梦家的遁辞

中编 梦的探索与梦的学说

- 一、梦活动的理论概括
- 二、梦与醒觉的几条界限
- 三、梦的本质及其特征
- 四、梦的原因与机制
- 五、“真人”、“圣人”是不是无梦？
- 六、梦有没有先兆的预见性？
- 七、关于梦的几种分类

下编 梦在文化网络中的影响

- 一、梦与中国语言文字
- 二、梦与中国古代宗教
- 三、梦与中国传统哲学
- 四、梦与中国传统医学
- 五、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
- 六、梦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
- 七、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

主要参考书目

后记

占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，而至今仍能看到它的遗存。但从社会影响和整个趋势来看，占梦在殷周时代，作为一种官方信仰而制度化，达到了它的顶峰，而后则每况愈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可以明显地看出占梦不断走向世俗化。秦王朝时期，占梦地位一度上升，但从两汉时期开始，即下落为“杂占”之一。虽然有时候也被统治者和上层人士所利用，但主要在民间流行。明代有不少学者对占梦极为重视，不过是“发思古之幽情”，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影响。由于历史的考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我们将以占梦活动和占梦家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地位作为主要线索，大体勾画其轮廓。至于有关占梦之术的问题，后面将会有专章来分析。

(一)关于黄帝与尧舜禹的占梦传说中国上古的占梦始于何时，年代久远，难以考究。但参照人类学对原始文化的研究，中国在史前时代肯定已经产生了占梦活动。而从现有文献来看，已经记载了黄帝与尧舜禹的一些占梦传说。之所以强调是“传说”，因为有关材料未必完全真实和可靠，而其中明显有后世附加和掺入的内容。据《列子·黄帝篇》记载，黄帝即位30年，“忧天下之不治”，于是“斋心服形，三月不亲政事”。一日，“昼寝而梦”，“神游”至于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之国的特点是，没有首领，完全“自然而已”。民众“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”，“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”。黄帝认为他由此梦而获得天下“至道”，以此治国，28年后“天下大治”，几乎同华胥氏之国一样。在这个记载中，黄帝已经重视自己的梦象、梦境，完全是可信的。华胥氏之国的特点也符合氏族社会的面貌和先民早期的蒙昧状态。但黄帝不可能以此为模式来治理国家。黄帝时代如果说尚未确立严格意义的君臣关系，至少已出现了君臣关系的萌芽。“至道”云云，显然是后世道家学派假托黄帝之梦，以描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，它同《庄子》一书讲的“至德之世”同出一辙。华胥之梦只是从梦中直接受到启示，尚未看到占梦活动。据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，黄帝又有风后、力牧之梦，我们则可以看到具体的占卜过程。据说：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，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。帝寤而叹曰：风为号令，执政者也；垢去土，后在也。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？夫千钧之弩，异力者也；驱羊数万群，能牧民为善者也。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？于是以二占求之，得风后于海隅，登以为相；得力牧于大泽，进以为将。黄帝此梦可能属实，此占则为后人的附会。黄帝时代，现在通行的汉字尚在萌芽状态，根本不可能规范化。用说文解字占梦，只是在战国和秦汉时代才出现。风后之“后”与力牧之“牧”均非人名，而是部落酋长之职称。风后实指大风氏的酋长，力牧实指大力氏的酋长。黄帝很可能是从梦中的大风之象与大力之象，占出两个部落酋长，然后联合两个部落，以加强黄帝有熊氏为首的部落联盟。东汉时代的纬书中，也有黄帝占梦的记载。《河图挺佐辅》曰：黄帝召天老而问焉：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。天老曰：河出龙图，洛出龟书，《纪帝录》列圣人之姓号也，天其授帝图乎？黄帝乃祓斋七日，至翠妫之川，大鲈鱼泛白图，兰叶竹文，以授帝，名曰《录图》。“河图”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，其名见于《尚书·顾命》、《论语·子罕》和《易传·系辞》，被认为是帝王受命的祥瑞，或说即伏羲八卦图，或说是玉石上的一种自然纹理，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黄帝梦后去问天老，说明其梦不能自占，而要天老进行占释，天老在这里开始扮演占梦者的角色了。天老认为此梦可能预兆上天将要授图于黄帝，所以黄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，而梦兆后来果然应验。此梦的真实性现在很难判断，但占梦作为原始宗教及其信仰中的一种活动，在黄帝时代肯定已经流行了。传说尧有攀天乘龙之梦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引《梦书》：“尧梦攀天而上。”《白孔六帖》引《梦书》：“尧梦乘青龙而上太山。”《路史》曰：“尧梦御龙以登云天，而有天下。”梦天梦龙之梦象，后来一直被占梦者看做是帝王之象征，因而便成为帝王即位之兆。传说舜有长眉、击鼓之梦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“舜梦眉长与发等，尧乃赐以昭华之玉，老而命舜代己摄政。”《白孔六帖》引《梦书》：“舜梦击鼓。”长眉是神异之象，“眉长与发等”表示舜虽辅尧，功德相等，所以尧把帝位禅让于舜。击鼓表示号令天下，所以也被占梦者解释为帝王即位之兆。梦的探索不同于梦的迷信，它反映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。它的出现虽说不像梦的迷信那样古老，也有很久的历史。这就是人们一步一步破除梦的迷信，一步一步走出梦的迷信的历史。由此，在中国梦文化的结构和体系中，梦的探索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层面和倾向，并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凸显出肯定的社会价值与思想价值。中国古代有关梦的探索，大致始于理性普遍觉醒的战国时代。在探索者的队伍中，先后有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也有一些文学艺术家。他们总是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梦者的自我体验出发，进行严肃的思考，努力同传统的梦魂观念划清界限，努力从梦的活动本身及相关因素中寻找梦的秘密。其探索的范围和工作，包括关于梦现象、梦活动的理论概括，关于梦的本质、特征及其同醒觉的比较分析，其中用力最多的是关于梦的原因和机制。这里

有生理病的原因和机制，有精神心理的原因和机制，还有两种原因和机制的关系，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，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探索，完全是凭借和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，因而中国古代的梦学有自己特殊的思路、特殊的范畴与特殊的理论。例如中国人用阴阳观念解释梦醒之间的有序转换和相互渗透。用“志隐”、“神藏”、“神蛰”一类概念揭示梦的潜意识内涵，用“无志”、“无主”一类概念概括梦的潜意识特征，用“气机”、“感变”、“存想”、“心溺”、“情化”、“因衍”之类的概念说明梦的奇异变化，都具有自己特殊的理论贡献和鲜明的中国特色，而与西方传统的和现代的梦说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今天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梦的学说，绝对不是为了颂古或自我陶醉，而是尊重历史，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，开展东西方梦学的对话，推动现代世界梦说的发展。从一体之“通于天地，应于物类”看，睡梦来自外感。然从“一体之盈虚消息”看，睡梦又来自内感。阴壮、阳壮、甚饱、甚饥以及浮虚、沉实等等，都属于内感。但藉带、衔发、将阴、将晴等等，又都属于外感。《周穆王篇》所提供的这些梦象及其原因，人们在它以前的《内经》、《庄子》以及《说苑》、《博物志》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线索，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发现或发明。但是，作者根据这些现象提出“感变”这一概念，则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。（“疾则梦医”和“梦饮酒者忧”几个梦例，不单纯是生理病理上的“感变”，还涉及到梦者的精神心理，我们将在后面再考察。）“感变”这个概念的高明，不仅在于它对梦的生理病理原因进行了集中的概括，而且在于它把睡梦放在人同自然的大系统中去考察，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。现今通行、大约成书于隋唐时期的《关尹子》一书，在其《二柱》篇写道：心应枣，肝应榆，我通天地；将阴梦水，将晴梦火，天地通我。“我通天地”和“天地通我”说明，人同天地自然之间的一种交感关系，梦正是从这种交感关系中产生的。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，带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直观性和朴素性，但在原则上应该是肯定的。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中生活、睡眠，梦不能不同人体与外界的交感有关。当然，正如我们在上编中已经讲过的，也有人企图利用这种交感关系，为占梦迷信提供根据。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人同天地自然有没有一种交感的关系，而在于外界变化对人的刺激和人在梦中对它的反应或反映，是不是有什么神灵、鬼魂在中间主宰。这里需要提出，《列子》所谓“感变”与后来宋儒所谓“感通”不可混同。前“感”主要是生理病理性的，后“感”则主要是精神心理性的。关于“感通”问题，我们将在下节讨论。不过“感变”概念后世也有扩大和泛化的趋向。明代陈士元论“感变”，既包括五脏气虚、气盛、邪寓和体滞等生理病理原因，又包括情溢、厉妖之类的精神心理原因。4、“脑气”说从《内经》开始，中国古代医学论梦，一直强调梦象同脏象的联系，而对梦同大脑的联系则长期无人过问。《内经》认为，“心主神明”，“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肾藏志”，过分强调五脏对精神活动的影响，亦过分强调脏象对梦象的影响。至于脑或“脑髓”，则与膀胱、胆等并列为“奇恒之腑”，其功能则一字无着。《素问·五藏(脏)别论》曾提到“方士或以脑髓为藏(脏)”，然作者是否定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不可能把梦同大脑联系起来。宋明以来，中国学人和医学家在长期生活经验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，越来越注意脑的地位和功能。宋代诗人范成大曾有赋曰：“觉耶梦耶？陆离纷纭。神马具装，出于顶门。”（《问天医赋》）“神马”指精神活动，“顶门”即是大脑所在。明代前期，湛甘泉曰：“天理二字，圣贤大头脑处。”（《上白沙》）即认为头脑是人身最重要的器官或部位。明代中期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其《本草纲目》中指出：“脑为元神之府。”又说“泥丸之宫，神灵所集。”脑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清楚了。我们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尚未发现梦生于泥丸之宫的说法，但在明代后期所画的发梦图中，梦已直接出于泥丸之宫而非心或五脏了。明清之际，博学的哲学家、科学家方以智，在其《物理小识》中提出，人生“资脑髓以藏受”、“人之智虑系脑之清浊”。清代乾嘉年间，医学家王清任著《医林改错》，断然否定了“心主神明”的传统观念，更明确地提出“灵机、记性不在心，在脑”。由此出发，王清任第一次把梦同脑髓联系起来。

自序我对梦的关注，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。那时候我在从事一项专题研究，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。由于要考察意识观念的起源和中国历代的意识理论，常常涉及到梦的问题，于是发现很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材料，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。1983年，我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发表了一篇论文《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》，立即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。关于中国古代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，我抱着一种解读的态度，决心要破解占梦之谜。关于中国古代对于梦的探索与研究，我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。我要具体看看，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，我们的祖先到底怎样看待人类自身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，先辈们到底提出了哪些看法、哪些观点。我发现，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。先辈们有不少精彩的论断，现代的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知，现代的西方学者更是完全无知。1985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》一书，我在其中安排了一章《关于梦的认识与探索》，对有些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。但是，关于梦的材料实在太多了。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，计划从事一项以梦为中心的更深入的专题研究，并打算撰写一部专著。1987年4月，美国阿拉巴契大学琼·沃尔沃斯(Jean Woolworth)教授看到我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上的那篇论文，突然来信，说她和她的同事“非常欣赏”，并于同年7月亲自来访。她的来信和来访，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。1989年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郑文林先生的关怀下，在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生平先生的支持下《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——中国古代宗教、哲学与科学的一个侧面》一书问世，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德国汉学家施瓦兹(Ernst Schwarz)大概是看到此书的第一个外国朋友，他告诉我，“中国人了不起”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来信热烈祝贺，报刊媒介书评很多。后来该书相继出版了中文繁体本、韩文本、英文本、日文本、巴黎大学汉学家桀溺(Jean-Pierre Dieny)教授，特别建议他的一位学生到中国来访问。美国心理学家杰·泰勒(Jeremy Taylor)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。此书还有一些副产品，那就是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古代的梦书》和1993年《神州文化集成》中的《星占与梦占》。1998年，我将10年前提出的“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”，进行了系统的论证，由雨升大芋出版社推出《精神系统与新梦说》。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考察，该书的重点则在于理论的阐释。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作，是我以往工作的继续，但眼界有很大不同，视域有很大不同。这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梦的有关问题，并把视域从梦文化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。本书上编考察梦的迷信，中编考察梦的探索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研究，而是把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都看做是特殊的文化历史现象。这两种文化现象，共同构成中国梦文化的中心，并分别代表性质的两个方面与两条线索。但是，中国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，不仅具有自己固有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，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宗教、哲学、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有明显的不同。它不是以一种“凝聚态”的形式存在、活动与演变，而是以一种“发散态”的形式存在、活动与演变。梦文化的这种“发散态”的形式，较其他“凝聚态”的精神文化，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。由于梦的主体、梦文化的主体同时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主体，这种渗透与作用是如此方便与自然，几乎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、各个环节、各个角落，都能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。所以本书下编的分量很大，依次考察了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、梦与中国古代宗教、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、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医学、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、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、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梦与梦文化为基本线索，在中国文化网络中上下穿梭、左右驰骋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，本书上编、中编的有关内容，在我们以前的著作中虽然多少能够看到一些轮廓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更新和很多的补充。而下编的有关内容，在以前的著作中，最多只能找到一些线索，基本上是全新的。……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吾国梦学之道，傅之后者刘，刘之后未闻。
- 2、以前导师推荐过这本书，最近买来一看，确实不错
- 3、尤其是封面给人的第一感极好，清新淡雅
- 4、扫盲型的。老看西方的，也换换口味。不过《梦到解析》《私密的神话》《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》《回忆、梦、反思》几本还真的不错。
- 5、书不错，正版的，而且速度很快哦！
- 6、很实用，也很具实惠的价格——值得推荐！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精彩书评

1、我对梦向来是存着一分好奇和迷信的。这本书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严谨、条理分明，重要的地方，作者会反复申明。能从中国文化的角度，配合以西方现代对梦的研究来说明中国先人对梦的认识，观点独到，立意深刻。比《梦的解析》更适合中国人对梦的审美和认识。

《梦与中国文化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